招募令

有爱者，请入群
共建“三湘义工大联盟”

从今天起，本报与多部门联动组建“三湘义工大联盟”，欢迎有爱心、有行动力的志愿者加盟；欢迎义工组织负责人加入。

“让无力者有力，让有力者前行。”为湖湘大爱，为爱心有地释放，您可加入QQ群：206997757。

您还可以登录新浪腾讯微博@三湘都市报或@H都市报，亮出你们团队和你自己的志愿宣言。

若你急需帮助，也请加入此群，我们在核实你的信息后，将第一时间与义工组织一起为你服务。

三湘华声日后也将开设论坛，邀湘湘知名义工团队人员，共谈爱心聚集后的行动方向。

欧老师缓慢地走向轮椅。

9月5日，长沙市芙蓉中路留芳花园酒店，欧老师用嘴咬住衣服，再用右手拉拉链。 实习生 何佳乐 摄

第一招募令·“拯救老师欧南保”后续

“中国好老师”急需护工照料

护工条件：男性、会做饭、能陪同做康复

执教24载，他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。一夕病倒，身边却没有妻儿照料。孤苦两年后，昔日学生想帮他重登讲台（本报9月3日A05版，9月4日A12版）。

这些天，爱心不断从四面八方汇集，更多欧老师的学生也闻讯从各地赶到长沙探望老师。

“有个东莞的学长专程跑来看了老师，又连夜回去工作，还有在天津、青岛、深圳工作的同学们，都在赶往长沙的路上。”负责联系欧老师治疗工作的119班杨及第说。

现在，欧老师左脚左手半瘫痪疼痛，还患有糖尿病。医生建议他在湘雅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，但如果没有护理的义工，费用会很高。

“如果有护工，每个月能省1万元，而且老师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。”杨及第说，欧老师还需接受2个月的康复治疗，这让从各地赶来的同学们很纠结：怎么才能为偏瘫的老师找到一位好义工护理？

■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明阳
实习生 钟馨星

！ 互动

还有几天就是教师节了，欧南保想重登讲台却因于病榻。他教书二十余年，家境窘困。现在他急需护工，你能帮他吗？

欧老师有糖尿病，左脚左手半瘫痪，护理不易。你需要懂一些基本护理常识，会做饭，且知道些饮食禁忌。他个头较高，体重约70公斤。因此，最好是男性，每天也能帮他做做按摩。

若你愿意或认识靠谱的护工或义工组织，请加入“三湘义工大联盟”QQ群：206997757，一起来帮帮这位“中国好老师”。

46万义工仅两成活跃一线？“三湘义工大联盟”请您入群

长沙义工沉寂幕后：缺乏项目，呼唤指导　三湘华声设义工QQ大群，互动第一站：为“中国好老师”当护工

义工大调查 系列报道之二·生态

6封家书，3位残疾义工间的特殊传递，足可让一对绝境父子重生。

郑焕辉父子的温暖故事，仅是义工群体的一个缩影。（详见本报9月4日A05版）

截至9月5日，湖南志愿服务网注册的义工达369万人，长沙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6万人。但温暖与数字背后，也藏着看不见的无奈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大量义工其实处于“沉寂模式”。

一个人的寻找

陈明明今年27岁，婚后工作2年后“隐退”，在长沙当起了全职太太。“特别想接触社会，想做义工，既奉献了爱心，也能为儿子树榜样。”

去年，陈明明在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留守儿童的探望活动，结果让她失望，“一群人带着东西看看就走了。崽崽问我，哥哥姐姐们叫什么、帮他们做了什么时，我很尴尬。”

在陈明明曾经的印象中，当义工很容易。“我以为拨打114就能找到组织，结果没有一个组织登记电话。”于是，她开始上网寻找“门路”。

上月下旬，她在网上找到豆瓣义工团的QQ号，立即申请加入。可到了9月3日，陈明明第5次提交的申请至今未获通过。无奈，她只好拨打网站上留下的联系人电话，空号。

一群人的困惑

其实这个当初风光无限的义工团已近停摆。

长沙“豆瓣义工团”2010年4月26日成立，最辉煌时曾发展5个千人QQ群，开展活动近150次。

说起停摆，负责人小静很无奈，“豆瓣义工团只运作了一年多便趋于停摆，最后一次活动是2011年10月3日去长沙第三福利院探望老人。”

小静把停摆原因归结为几个主要负责人的离开，“他们几个因工作原因去了其他城市，没了领头羊，活动很难开展。”

成员“猫猫熊”认为，志愿服务停摆还因一些“传统的束缚”，“我们的服务活动都是定点的，每周3个，总是慰问老人，一些义工觉得没成就感，慢慢退出了。”

“5000多人本可以做很多事，但我们却没有让力量发挥到极致。”小静也认识到了活动形式单一的问题，“以前累计有1000多人参加过服务，但不少人都是参加一次就再没出现过。或许是我们的活动形式没什么针对性，后续无法跟进。”

她说，志愿服务除了自愿、无偿、利他之外，更需要专业指导介入和专业平台的建设。

“即使在豆瓣义工团最活跃时，每次参与活动的义工也就二三十人。坚持的几年里，每次都能坚持参与的不超过6人。”小静回忆，在豆瓣义工团活跃时，有一个叫做“长沙通义工团”的组织曾与“豆瓣”联合活动，“但现在‘长沙通’也散了，我和他们的组织人也失去了联系。”

“凭借民间领袖力量成立的义工组织存在的周期都很短。”在王青、陈旭等资深义工记忆中，豆瓣义工团并非停摆孤案，“特别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，长沙市一下冒出了300多家义工组织，可是不到1年，很多都销声匿迹了，现在仅剩百来家。”

采访的多位义工和专家均称，最初义工组织成立门槛几乎为零。直到去年12月，我省有了《志愿者服务条例》，制度建设走上正轨。

一个挺冷的数据

长沙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，一家服务机制很成熟的志愿者组织，拥有2000多名义工，但队长陈旭总在纠结“缺事可做”。

“我们把服务时间未满20个小时的志愿者称为注册志愿者，超过20个小时的则被称为组织注册志愿者。可我们服务队中，这两者的比例是8:2。”陈旭说。

陈旭说的数据，是否能说明长沙仅有两成义工活跃？市文明办表示，市内义工组织众多，分区分级管理，义工服务时间难以统计，但义工组织提供的数据可提供相对的参考。

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王松，一名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000小时的资深义工，他深入接触过100多个义工组和数千名义工。对全市仅有20%的义工活跃于志愿一线，王松肯定了这一数据。他说，当前我国的义工组织在管理制度和发展模式上都不太成熟，根本无法全面统计，“但只有20%左右的志愿者能沉淀下来做服务却是不争的事实，有的组织可能连20%的人都不到。”

据长沙市文明办的统计，长沙网络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6万人。而截至9月5日，全省在湖南志愿服务网注册的义工达到374万人，义工组织9530个。

“从全省范围看，确实存在很多注册义工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的情况。”省文明办志愿服务工作处处长李仕铭说。

■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为薇
见习记者 梁筱石 实习生 肖李洁敏

一些苦恼

非“三分钟热度”
报名者一堆，行动者寥寥

湖南大学大四学生小陈是个热心女孩，高中3年一直是义工。上大学第一年，她在宿舍楼下贴了个小小的招新广告，组起了自己的义工团。

每年开学社团招新时，小陈最开心，“只要贴出广告，登记表签到手软。”可没几天，她总受打击，“四年了，年年如此。”

一旦组织活动需要义工，给“团员”打电话的小陈就傻眼了——“我最近比较忙”、“我家亲戚来了”、“这个活动不太适合我”……还有大批队员干脆关机。最终，不论“团员”总数多少，每次去的都是那十几个“老班子”。

小陈和她的“老班子”仍在坚持，“起码还有十几个人，只要不放弃，总会聚沙成塔。”

与作秀无关
闭门羹的尴尬，一杯水的成功

回忆初次去敬老院探望老人，长沙义工谢清连连摆手：“别提了，没进门就差点被轰走。”

去年夏天的一个周末，谢清和同学凑钱买了些东西给长沙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老人送去。走进敬老院大厅，正准备敲门，老人几句话就把他们的热情给“浇灭了”。

“老师让你们来的吧，赶紧拍几张照就走吧”，“去找别的爹爹娘瞧吧，我不需要帮助”……

拒绝像堵墙，把大伙隔在了外头。几人除了站在旁边尴尬赔笑，不知所措。一名清洁工把谢清拉了过去，“很多老人都是被子女送来的，他们并不愿意住这，他们最需要亲情。”

后来，谢清才明白：对这些老人，简单的服务没用，“远不是送东西那么简单，可能我们要做的是把老人的子女劝来，或陪老人聊家常。”

其后，他们找了几位老人的子女，“他们大部分被说服，有的把老人接回家，有的更频繁去看望。”

谢清他们仍继续坚持提着水果去看望老人，“最初几次，我们还是被当成去玩玩的孩子，突然有一天，一位娘瞧给我递来一杯水，我知道，我们成功了。”

绝非任务
“为了4次硬性规定”

刘庆（化名）是长沙某学校的老师，本不是义工，“教学压力太大，也没有心思去做志愿服务。”

但有一天，刘庆莫名被领导点名为“义工”。

四处探问，才知他所在的学校被评为2012年省级文明单位，“省级文明单位每年必须做4次志愿服务，这是硬性规定。”

他说，每次的活动总是看望老人，“只能在旁边听着。我不是不愿意帮助老人，只是这种方式不适合我。”

观点

“志愿服务是受助者、义工、组织者三方的关系，要提升长沙志愿服务质量，首先需要解决这三方信息不对等的问题。义工找不到组织，受助者求助无门，组织管理力量缺失，归根到底都是信息不对等的问题。”

——长沙市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主任、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史铁尔

“在这个平台上，信息完全共享，义工个人可以发起志愿活动，困难人群可以发起求助信息，义工团体可以组织大型活动并调配各地义工力量。三方无缝对接，既可有多对一、多对多的传统服务，也可展开一对一、一对多的较为专业的服务。”

“如有媒体牵头来建设志愿服务的供需平台，或可有效解决志愿服务意识的普及，并为义工组织提供源源不断的志愿活动项目，更好地促成志愿服务的转型升级。”

——资深义工、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王松

雅贞口腔医院 88-519-519
4D种植牙·更坚固·更自信